

香 港 散 文 典 藏

顧問
劉紹銘 陳萬雄

主編
黃子平

是那片古趣的聯想

金耀基 集

金耀基

黃子平 · 編選

中華書局

是那片古趣的聯想

金耀基 集

金耀基

黃子平・編選

中華書局

□ 責任編輯：舒非
□ 裝幀設計：洪清淇

〔香港散文典藏〕

顧問：劉紹銘 陳萬雄

主編：黃子平

是那片古趣的聯想·金耀基集

□

著者

金耀基

□

編選

黃子平

□

出版
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

電話：(852) 2137 2348 傳真：(852) 2713 8202

電子郵件：info@chungwahbook.com.hk

網址：http://www.chungwahbook.com.hk

□

發行
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

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

電話：(852) 2150 2100 傳真：(852) 2407 3062

電子郵件：info@suplogistics.com.hk

□

印刷

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
香港觀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

□

版次

2012 年 7 月初版

© 2012 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□

規格

大 32 開 (210 mm × 153 mm)

□

ISBN：978-988-8148-85-1

《香港散文典藏》出版說明

百年之前，孫中山先生領導同盟會揭竿而起，推翻帝制，建立共和。1912年元旦，中華書局在上海呱呱墜地。一百年，在歷史長河中，不過是彈指之間，但在這一百年裏，在香港、中國，以至全世界，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。

百年之前，中國才剛剛掙脫了帝制的鎖鍊，蹣跚起步，試圖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。

百年之前，中國現代出版業，尚處萌芽階段，無論經驗、設備與水平，皆與西方國家相去甚遠，但一群有志之士，艱苦經營，孜孜矻矻，希望以文化救國，以知識與知性，喚起老大衰弱的祖國，喚起沉睡未醒的民族。中華書局，在這百年之中，筆路藍縷，探索前行，幾經戰火洗禮，數歷政權更迭，始終屹立不倒，成為全國有數的百年企業，也成為推廣中華文化與教育的著名品牌。《香港散文典

藏》，正是為了紀念中華書局成立一百周年而推出的重點叢書。

散文，並非動輒百萬言的煌煌巨著，亦非歌頌時代風雷的史詩，而是個人對所見所聞的描繪，對身邊事物人情的感悟，相比起高屋建瓴的作品，散文也許只能算是文學中的小品。雖屬小品，散文卻自有其獨特的魅力和價值。寫散文，作者通常不會有文以載道，主題先行的心態，多屬抒懷遣興，觸景生情之作。唯其如此，在散文中往往更可見到作者的真性情真胸臆，通過他們的眼睛看到一個與我們自身經驗迥異的天地。

英國詩人布萊克（William Blake）有言：「從一顆沙粒看一個世界。」同樣地，從名家的散文之中，我們可以窺見他們對身處時代的觀察，可以感受到他們對生活和事物的體驗，通過他們的文字認識到作者身處的世界。

我們所選的這些作家，出身背景性格喜好各有差異，但共通的是他們都有着看通世情的睿智目光，有着對歷史和人情的深刻了解，有着對身邊大小事物的奇妙觸覺，有着一枝把所見所聞所感表達得引人入勝的生花妙筆。通過他們的文章，我們可以進入到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，和他們一起分享生活的經驗與感觸，深入了解他們和我們都生活於此的這個時代。

百年之間，物換星移。國家有盛衰，政權有更替，人物有升沉。風起雲湧，多少英雄，如今安在，但出色的文章，卻能跨越時空，一代又一代地流傳下去，一次又一次地感動讀者。

我們期望藉這套《香港散文典藏》，能夠或多或少地把這些美好文字承傳下去，讓後來者可以和我們一道，分享這個變幻無窮、亦悲亦喜的時代。
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編輯部

黃子平 序

問世間最難忘情者何，金耀基說，是山水。這山水，卻主要不是「自然山水」，而是「人文山水」。七百年校史的劍橋，六百年傳統的海德堡，千餘年風霜的敦煌石窟，越是人文積澱極深的去處，越是徘徊流連，一往情深。沉浸於「永遠年輕的古跡」之中，萬千心緒化作散文，金耀基一徑名之曰「語絲」。不多，一本兩本三本，幾十年在兩岸三地一再重印，不好說是膾炙人口，卻頗堪「典藏」。

「遊記」乃現代散文之大宗，作之者夥，寫得好者罕。從前讀書人行千里路讀萬卷書，將行路讀書平行對稱並舉，其實「行路」也是閱讀的重要構成。遊學閱世歷練，遊記既是讀書筆記，也是「成長小說」。遊記之吸引力即在於此：不是忘情山水，而是忘情之「難」。這「難」，就是「成長」。讀遊記的樂趣，不單是為了臥遊風景，也不單是為了廣見聞長見識，而是心繫於那路上行者，與他一起在陌生空間裏移動、駐足、跋涉、成長。如今旅遊成了「產業」，舟車

航飛迅捷方便，遊記卻從此難寫。你參加了六夜七天八國豪華遊，來不及「成長」就已回到熟悉的家中依然故我，想要寫出超乎「本人到此一遊」的水準，不容易。

你問「劍橋語絲」，「海德堡語絲」，如此持久的魅力何在？寫景，嗯，也許吧。金先生寫景常令我想起徐志摩的浪漫神韻（「在劍大圖書館重讀到徐志摩四十年前讚頌劍橋的詩文是一大快事」）。譬如寫劍河，就沿用了徐氏慣用的性別明喻：「晨星的冷霧中你可以瞥見她睡夢中醒來的嬌態，若有若無的少女的神秘的笑靨；到黃昏時分她又是婀娜端莊的貴婦了」。稀釋這種「新文藝腔」，不被主觀風景的浪漫空靈所淹沒，端賴金先生的社會學專業練就的理性敏感。於是，引迄「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水」徐志摩名言，好高興你立即看到一個轉折語，（一個「不過」）：「不過，我畢竟要想，假如沒有這些古典的學院，沒有那些幾個世紀以來從學院的拱門走出來的大學者、大科學家、大詩人，劍河會不會如此秀麗？會不會那樣有靈性？會不會那樣秀名遠播，引人慕艾？」

「教育」的核心即「成長」，教育史即成長史，教育社會學即成長社會學。牛頓、達爾文、馬爾薩斯、凱因斯、培根、羅素、拜倫、米爾頓、華茲華斯、丁尼生，——金耀基探尋並講述大學城的神話與傳說，豈不正是一個又一個（歐洲）現代人的「成長故事」？中國人的身影也預先（寫作之先）在場，語絲一開首就引徐志摩：「我的眼

是康橋教我睜的，我的求知慾是康橋給我撥動的，我的自我意識是康橋給我脫胎的。」啟蒙的告白，成長的故事，這正是金耀基散文與一般遊記的特立獨異之處：中古典雅的學府風景中湧動着永遠年輕的求知慾望，遊記作者的「成長」疊加在古往今來的「成長」之上，這是雙重「成長」主題的交叉變奏。

金先生對劍橋大學的「學院制」情有獨鍾，從起源到沿革細細道來。「大學」的建築不少，泰半是授課、研究的場所，偏於「智性」；「學院」卻是老少師生同息一堂、居息論道之所，比較「感性」。在這些「學院」裏，不光住滿了院長、院士、導師，更有年去年來的莘莘學子，還住滿了過去名士和先驅者的英靈。神秘的歷史傳統、學風積澱光彩奪目，才使得大學不同於職業訓練所，才使得道德理想的「全人」於此養成。何以「學院制」獨此一家，連大洋彼岸的「新劍橋」（哈佛）也不能照搬？須知大學也有自己的「自然成長史」，決非「跟國際接軌」就能躍居一流。

至於「海德堡語絲」，寫海德堡及周邊城市、小鎮之秋，最是引人入勝。金先生最感興趣的當然還是「韋伯圈」，即二十世紀初年以社會學家韋伯為中心的「高朋滿座、群賢畢至」：社會學家溫德班、西美爾、哲學家盧卡契、雅士培、布洛赫、詩人格奧爾格……。韋伯兄弟曾力薦盧卡契當海大教授而未果。後來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盧卡契每遇挫折，就會檢討他成長過程中韋伯的「錯誤影響」。

其實，韋伯早在一九一八年小盧投身匈牙利共產革命的時候就寫信給他：「親愛的朋友，當然是政治觀點把我們分開了。我是絕對相信那些實驗只會使社會主義的聲名受損一百年的。」師生的際遇分合，教育與成長，恰是學術史、思想史上最有趣味的題目了。

倘若只聚焦於大學者、大名士，則還不是董橋所謂「金體文」的優勝之處。我最喜歡的是像〈劍橋一書賈〉這樣的寫平常小百姓的篇章。若干年前，有一位白蒂小姐，負責大學打字室半個世紀以上，兢兢業業任勞任怨，由少女而至老婦，劍橋人感謝她的貢獻，使她成為劍城當地第一位獲頒榮譽博士學位的女子。若干年前，圖書館老裝裱匠孟斯先生八十壽辰，克里斯蒂學院為了表彰他的辛勞和功績，在該院著名的派克圖書館辦了個盛大的書展。「這些都是充滿人間溫暖與尊嚴的故事」，金先生說。寫海德堡咖啡館的女侍，寫敦煌、蘭州博物館的講解員，一脈相承，自然是這些「溫暖與尊嚴」的人文精神的延伸了。

在海德堡悠悠的鐘聲裏，金耀基寫信給董橋說：「我就是喜歡這種現代與傳統結合一起的地方：有歷史的通道，就不會漂浮；有時代的氣息，則知道你站在哪裏了！」我以為這是讀懂「金體文」的基本線索。金先生當年到劍橋，到海德堡，都是訪問學者的居停，小住四個月至十個月不等。期間或騎單車穿街過巷「田野作業」，或在圖書館翻查史籍經典，說是悠閒放鬆卻還如此用功，於抒情寫景中

方能融匯如斯社會、政治、文化的掌故與社會學家的卓識。若干年後，遊敦煌或天台，似是「語絲寫作傳統」勢難賡續了，金先生也還是出發之前閱讀典籍預習功課，遊歷之時勤作筆記，歸來之後整理筆記，儼然在現代遊記中堅持了古時讀書人的遊學精神，令你在後古稀之年的學者身上，仍然讀到了——「成長」。

目錄

i 《香港散文典藏》出版說明

v 黃子平 序

一

3 劍橋所見·所思

10 霧裏的劍橋

20 從劍橋到牛津

28 劍橋一書賈

37 書城飄香

45 是那片古趣的聯想？

50 從劍橋到劍橋

二

65 重訪海德堡

73 永遠的年輕，永遠的美麗

- 85 踩着沙沙落葉的日子
92 秋之旅
102 韋伯·海德堡·社會學
123 萊茵河的聯想
137 柏林的牆
150 德國小城閒步閒思

三

- 167 敦煌語絲
196 歸去來兮，天台
216 最難忘情是山水

四

- 237 懷憶國學大師錢穆先生
244 天涯點滴悼景師
250 「相思」欲靜，而山風不息

五

- 257 從劍橋到中大，從文學到社會學



劍橋所見・所思

記不得是二十幾年前在哪裏讀了徐志摩的《我所知道的康橋》和《康橋再會罷》。但我知道我對劍（康）橋的嚮慕是這位詩人的彩筆麗藻所挑起的。徐志摩是熱情如火的詩人，他依戀過無數山川故城，但他只對劍橋說：「汝永為我精神依戀之鄉。」稍為熟悉志摩的詩文的人，都不能不承認他的洞察力與自悟力的深透靈空，但他說：「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，我的求知慾是康橋給我撥動的，我的自我的意識是康橋給我脫胎的。」劍橋有如許的魔力，怎叫人不想一探她的幽秘？

八月一日早晨，在溫暖的陽光下，我與妻，帶了四個孩子，踏入了這個陌生而又似曾相識的大學城。

「歡迎你們來劍橋！」劍大的人類學者華德英女士（Barbara E., Ward）和她的夫婿倫敦經濟學院的摩里斯（Stephen Morris）教授好

意地在車站接迎。

「劍大在哪裏？」我問駕車的摩里斯教授，我急着想會見這個久已嚮慕的學府。

「劍大在哪裏？很難說，劍大與劍城是分不開的。」是的。我後來才清楚，最合理的說，劍大不是一個地方，雖然他也有本身的教務大廈、圖書館等，還包括一群學人的組合：大學校長、學院院長以及學者，還包括一年級以上的學生。真正的劍大分散在劍城各個具體的學院裏，學院有自己性格的建築，有自己驕人的傳統，但的確，學院又是大學的有機的一部份。所有的課程都是大學主持的，學位的考試與授予也是大學的事，學院只是宿舍，是吃飯、睡覺、談天、討論的地方，有社交的成份，也有知識的成份。這是一個與中國、美國，乃至歐陸大學都不同的制度，它是很獨特的英國歷史的產物。誰設計的？沒有人，劍大是慢慢成長起來的，不是一下子創造出來的。

「金先生。你看左邊，那是 Peterhouse，他是劍大最古老的學院，成立於一二八四年。」剎那間，我被那古銅色的、蒼老的建築吸引住了，陳舊，是的，七百年了，但我只感到他的古雅。其實，當踏入劍橋時，一股濃厚的古典氣息就撲面而來。劍橋的建築很少有鮮明的顏色的，雖然滿眼是紅磚的房室，但那種紅是深沉的，帶點褐色